

卷一

貢禮部玩齋集

五言絕句

越城馬上

積雨變新綠微風落殘紅醉騎款

孟浩然畫像

白日何茫茫青春方浩浩驢背天風來吹我烏紗帽

蘇子瞻畫像

老龍起深夜來聽洞簫聲酒盡客亦醉滿江空月明

無題

隔樓理絲竹切切動人情飲酒且莫散坐待新月生

墨竹

陸心源印 廣東高第街 陸心源印

西廂記

陸心源印

光緒戊子湖州陸
陸心源印 蘇子瞻
之書 臧南學

歌枕夢江濤蕭湘生晚綠二妃邀何許千里一黃鵠

右風

雙鳳浴瑤池毛羽空翠滴仙人騎上天但見遼海碧

右雨

蒼龍在海上千載蛻神窟忽然凌空飛鱗甲耀白日

右老

文苞解晴日纖粉落輕颿青鸞忽飛起窻戶自瀟灑

右嫩

張伯雨丹房偶題

翠禽立紅桃白鶴步青草與子半日間方見靜中好

寶應舟中見月

天風吹帽落忽見月如弦記得開船夜閭門一鏡懸

題海棠鳴禽圖

孤禽立花上似為不平鳴天地無窮意何人解寫生

龍虎山十詠

巨靈劈山石飛出黃金鷄至今山下人猶聽雲中啼

右金鷄山

長溪走蜿蜒恠石露巔顛孰識背上文世無神禹氏

右石龜渡

載玉出西域獻琛自南溟仙人一叱之化作青峻嶒

右象山

寶劍落深潭時見光恠鱗甲飛上天白晝風雨快

右龍井

仙子出海上凝冰作肌膚手持青霞佩身坐白玉壺

右貌姑山

天星二十八下作漢廷將功成歸帝傍精彩射石上

右雲臺山

兩龍出行雨下吸幽澗泉噴沫着艸樹明珠爛清圓

右雙瀑澗

大道如流泉三才本一氣誰人鑿呂梁留險在天地

右三石洪

鑄鉄在厓石仰視何嵌空明月照不到白雲出其中

右青石巖

濕翠外盤寒玉中浩不與舅氏同乃有真人號

右白水磔

讀范文正公集和黃山谷韵四首

憂思同禹稷致事期勲華四海無二帝六合當一家
我田宗人田我屋宗人屋百年何所有祠前幾株木
英風凜遺直絕識動樞機既有韓招討當使我公歸
朝議方多異西師猶未班公心如鉄石要在取橫山

七言絕句

龍駒圖

八尺龍駒未破鞍一人牽過萬人看自從夢入將軍筆青
草落花生莫寒

畫松

蒼龍蛻骨東海上太陰黯澹垂高空六丁驅起夜行雨萬里不斷蓬萊風

明仁殿進講五首

春日君王出殿遲千官簾外立多時觚稜雪轉寒無奈先許儒臣到講帷

黃綾寫本奏經筵正是虞書第二篇聖主從容聽講罷許教留在御床邊

殿前冠佩儼成行玉椀金瓶進早湯自愧平生飯藜藿朝來得食大官羊

黃金為帶玉為檐劍戟如林衛紫髯也愛儒臣勤講讀向

前輕揭虎皮簾

奏對歸來日已西獨騎瘦馬踏春泥行從海子橋邊過猶望宮城柳色齊

送人歸廬州

淮水春深綠似苔故人天上恰歸來扁舟繫在門前樹猶記行時手自栽

題淵明小像

烏帽青鞋白鹿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童檢點門前柳莫放飛花過石頭

送陳玉樵著書還江西

相如奏賦宜春館子雲待詔承明廬先生有書不蚤獻白

髮如此來公車

去年有詔行馬政一日買驢三百錢莫笑江南客徒步獻
書曾到玉除前

江城雨過枇杷熟綠水新生杜若花畫船多載采石酒醉
眼看山直到家

和馬伯庸學士擬古宮詞七首

城上鴉啼曙色催五門三殿一時開玉皇不許群仙見隱

隱車聲天上來

綠池香水出芙蓉十二釵寒妬玉蟲只恐禁園今夜雨華

清明日又西風

寶扇微開萬樂從紫衣扶輦出行宮近臣侍罷櫻桃宴更

遣黃門送兩籠

紫雲扶日上盤、花氣薰衣露始乾行處不禁春色惱回

身却倚玉闌干

睡思厭、易入眉繡簾低下燕歸遲黛鬟不整釵梁顰滿

院楊花夢覺時

殿頭昨夜報春殘盡放宮人賞牡丹獨有沉香亭北畔一

枝偏許八姨看

雲影微開日脚垂杏花深院落遊絲不知誰動秋千索驚

起黃鸝過別枝

雙鷹圖

青松之下白石上攬身對立意沉、妖狐狡兔莫漫喜落

日一呼烟草深
 八月霜風吹羽毛何人為女解金條雙翎如劍劈雲去宇
 宙蒼茫秋氣高
 雪羽初來東海頭西風萬里白鵝秋漢家不校長楊獵因
 得將軍脫錦鞬

題出塞圖

六宮如海春如水一入長門見面稀青草琵琶沙上路淚
 痕空濕嫁時衣
 沙磧微驚數騎塵漢廷便欲議和親當時衛霍兵猶在未
 必君王棄妾身

題樵漁圖

長松如蓋復如輪袒腹支頤倚樹身誰謂樵夫避辛苦乾
 坤許我一閒人
 一株烟雨一竿風江海茫茫望眼空不是渭陽曾遇獵世
 間誰復識漁翁

和胡士恭灤陽納鉢即事韻五首

紫駝峰掛葡萄酒白馬鬃懸芍藥花綉帽宮人傳旨出黃
 門伴送內臣家
 野闊天垂風露多白翎飛處草如波髯奴醉起傾渾脫馬
 潼香甜柰樂何
 蕎麥花深野韭肥烏桓城下客行稀健兒掘地得黃鼠日
 莫騎羊齊唱歸

新教生駒不受騎
小紅車裏簇歸時
鈎簾醉卧攪逾月
不省人間有別離

野館吹燈夜未央
薄寒偏透越羅裳
出門不記人行路
馬首惟占北斗光

至正十一年秋七月巡按松州虎賁分司時山谷
寒甚公事絕少明日即還為賦此

秋風撼衣綿薄夜雨蕭蕭
燭焰低萬里江南才夢覺
此身元自客遼西

雲葉繽紛雪弄花
小營近午却排衙
分司御史渾無事
又鞚青驄踏白沙

詠塵

春城花露欲生泥
十二街頭漫飛落
絮遊絲共無賴
半

粘香汗半羅衣

題鮮于墨跡

墨花香潤紫毫圓
寫徧湖山忽夢仙
十二樓高明月夜
玉

笙吹鳳下秋天

題吳宗師看雲樓

四面窓開縹緲間
無心飛去又飛還
晚來盡捲西郊雨
却伴長松老鶴閒

寶應待邵少監不至舟遂先行

亂帆如馬出高城
百里平湖半日程
自是南風送南客
何妨同約不同行

朝發采石莫泊儀真舟中望月

萬里滄波一席平
猛風忽變又潮生
今宵共看淮南月
却憶江東昨夜明

赴京留別里中劉李二生

白沙渡口數行酒
采石江頭萬里船
別後相逢定何處
一車行李五門前

發通州

日思歸未有期
及歸翻恨數年遲
開船聽得吳歌起
絕似閶門送別時

贈呂梁老兵

二十年前福建軍
鬢絲垂領眼俱昏
一瓢乞食黃河岸
猶

遣兒孫應戶門

舟泊黃河有牧豎
籠稚免以嬉
因買而釋之
遂作是詩

目睛圓轉褐衣涼
分得山河大地光
今日開籠放生處
桑陰麥穗正茫茫

送王元伯遊金陵并東樊時中都事王德常管勾

山頭老屋一尺雪
江上片帆千里風
笑呼斗酒來濯足
誰識書生逆旅中

閉門十日九風雨
熟睡不知春水生
樹上啼鳥忽驚覺
故人只在石頭城

次成誼叔趙大本二臺都事肅章門聚散詩韵

銀鞍白馬錦障泥
立仗時多出駕稀
別有天閑真汗血
春秋長從六龍飛

題畫

樓閣參差烟水村
涼風榭葉下紛紛
何人理釣秋江上
驚起新來白鴈群

漁父

一輪明月一絲風
吳水西頭楚岫東
日中城中賣魚去
却教鷗鷺守孤蓬

灤河曲二首

椎髻使來交趾國
橐駝車宿李陵臺
遙聞徹夜鈴聲過
知進六宮瓜果迴

白沙岡頭齊下馬
為拾闕支八寶鞭
忽見草間長十八
衆人分挿帽檐前

水僊二首

太液池邊雪始乾
曉粧初試佩珊珊
簾鈎欲下東風細
猶夢珠宮扇影寒

十二瑤臺風露寒
銀河澹澹月團團
龍宮自與塵凡隔
別有銖衣白玉冠

畫蘭

西望沅湘不盡流
紅芽綠葉自生愁
王孫去後無消息
風雨山中日暮秋

題錢舜舉折枝海棠

玉環睡起嬌無力
膩粉微勻酒暈生
不是開元寫遺恨
世間那得見傾城

題山水圖

孤峰直出青天上
亂瀑斜飛白石間
老我江湖歸未得
何人解寫敬亭山

重過丹陽寄錢成夫二首

高荷蠹：符田：數騎來迎野水邊
只為一春頻往復
縣人識得侍郎船

青山西去水東流
兩岸飛花送客舟
何事闔門行一月
不能三日到宣州

過許墅廣福寺留題

幾人飲散闔門外
落日蒲帆獨自開
偶向龍華寺前泊
一株高柳記曾來

龍華寺贈栢庭上人

辛夷花落滿閒庭
藥徑斜依翠栢屏
白日山門無客到
老僧自誦法華經

姑蘇臺

當時何事太情多
不悟危機出苧蘿
一夜月明天似水
吳王臺上越王歌

余過吳中得畫一幅
孤峰拔起有類鴈蕩
僊都者

因題贈宋居仁

鴈蕩秋深玉柱寒
老夫曾此駐征鞍
開圖一見青山色
猶

似當時馬上看

題恠木圖

千年老樹化青牛風雨空山不盡愁一日爭迎作神主踏
歌槌鼓水西頭

秋日與陶唐佐游麻姑萬松庵

萬疊青山一徑開寺門秋雨長莓苔莫憐此處行人少還
有僧從外國來

遊里中麻姑西觀三首

道人鈎簾坐堂上盡日好山相對青藥苗當戶渾不理手
持一卷黃庭經
樓閣參差烟樹間石橋橫截水潺湲我來欲覓燒丹處蒼

木黃精正滿山

石上菖蒲水上蓮一天涼月露涓碧壇夜半燈如雪猶
自朝真北斗前

題玄沙觀嵇月庭所藏鍾離像

柵葉為衣草為履鬢髻雙髻任風吹浮雲捲盡青天闊正
是神光夜出時

題番禺劉伯方靜觀齋二首

夜來風雨過前村百尺深溪到底渾惟有道人心鏡淨水
流花落不開門

西湖竹枝詞二首

葛嶺東家是相門當年甲第入青雲樓船撐入裏湖去可

曾望見岳王墳

此詩依鐵崖倡和本稍有不同葛嶺西邊師相宅潭府第欲連雲別買樓船過湖去可曾看見鄂王墳

芙蓉葉底雙鴛鴦飛來飛去在橫塘
人生多少不如意水遠山長難見郎

贈錢唐琴士

畫船載酒西湖上一日笙歌幾萬錢
獨抱孤桐向何處夜深彈月上青天

釣臺并序

嚴陵釣臺詩古今作者甚多或高其隱或議其果二者皆不為無見余故並存焉觀者應為一莞也

百戰關河血未乾漢家宗社要重安
當時盡著羊裘去誰

向雲臺畫裡看

青山如馬復如龍滄海東來第幾重
不是狂奴輕萬葉世間誰不受牢籠

題楊德章監憲賀蘭山高

太陰為峯雪為瀑萬里西來一方玉
使君坐對賀蘭高不數江南眾山綠

處州弋溪驛

四面青山風雨多石稜轉處掛漁蓑推蓬不記來時路只
見雙、白鳥過

流水一灣山四圍青林黃葉雨霏、竹鷄啼罷人行少忽

有釣船溪上歸

袁莊贈化東庵王道人

夢覺流鶯花外聲一簾疎雨稱幽情披衣步向山門立青
草萋、笋亂生

曲岬西頭屋數椽綠陰深處好移船姓名正恐人知道忽
有野僧來近前

吳淞江上謾興四首

亂蟲撲面蝙蝠飛木榭飄蕭半掩扉老僧看潮回寺晚林
下惟逢一犬歸
白月滿天江水平銀河垂地寂無聲披衣獨坐過夜半撥
刺跳魚時一鳴

門外梧桐高百尺月華依約弄清陰夜深移在窓紗上不
隔思家一寸心
露冷草根鳴蟋蟀雨晴花影轉蛸蠨一家四散知何在獨
對林間喜鵲巢

書扇餞徐大章往黃灣

海村四月摘花香日莫牽船出下塘別後莫教音問少蒼
頭時遣送文章

書扇餞潘濟民往黃岡

黃岡只在海東頭野水連天蕩白鷗昨日相逢今日別藕
花深處謾停舟

題朱肅畫

芙蓉冷落渚宮秋翠蓋紅衣漫不收猶有雪鷓來上立夕
陽無限遠人愁

書扇餞潘德全往彭坡

潘家兄弟多相識白面書生氣更豪一見便還東海去健
帆如馬入雲高

題劉生庸道五莊草堂圖

南北兩峰相對青萬竿脩竹一茅亭何時共坐西湖雨白
髮篝燈講六經

題朱生質夫所藏梅花圖

水晶簾幙珊瑚鈎萬玉花間一鏡秋睡起瀟湘寒凜烈却
疑飛雪在羅浮

夜深瑤女出寒江分得南枝兩一窻可是貞姿共清絕神
仙肌骨更無雙

五言排律

上京大宴和樊時中侍御

一元開大統四海會時髦畿甸包幽薊天門啟應臯群黎
皆屬望百辟盡勤勞蕃國來琛獻邊陲絕繹駭劔韜龍尾
匣弓屬虎皮寮列聖尊皇極元臣異節旄宗盟存帶礪世
胄出英豪歲駕嚴先蹕居人望左蠡平沙班詐馬別殿燕
樓毛鳳簇珍珠帽龍盤錦繡袍扇分雲母薄屏晃水晶高
馬潼浮犀椀駝峰落寶刀暖茵攢芍藥涼甕酌葡萄舞轉
星河影歌騰陸海濤齊聲纔起和頓足復分曹急管催瑤

席繁絃壓紫槽明良真曠遇熙洽喜重遭化類工成治聲
同士赴馨隆恩雖款洽醉舞敢呼號拜命榮三錫論功恥
二桃重華躋舜禹盛業繼夔臯燕饗存寅畏游畋戒逸遨
乾坤春拍、宇宙樂陶、爭獻公車頌光榮勝袞褒

輓馬伯庸中丞

世祖投戈日先公出守初邦人懷禮樂家學瞻詩書一舉
登金榜頻年步玉除星移供奉燭風動使臣車忠諫陳無
逸雄文賦子虛群公推雅量多士服清譽太史仍兼制春
官總傅儲槐雲衣纚、華日佩舒、長樂方調膳中臺旋
賜輿尊嚴深翠栢清潤照紅蕖德業真無比恩光孰可如
休官唐殿李知止漢廷疏野曠秋呼鴈江清晚釣魚石田

霜後稻沙圃雨中蔬正爾安民望胡為夢帝居大星離次
舍白壁翳丘墟惟有新詩在千年起歎歎

剪燈聯句

元夕同吳子彥劉子清侯敬文會飲水陽陳善

甫家用剪燈聯句云

夜暖拈香繭春寒落剪刀勞心連鬱結貢綺思出長綵點
綴輕蟬翼吳裝粘細鳳毛風花凝瑣碎貢雲葉護周遭影
燦金垂燼侯光融玉作膏舞袖圍落絮劉歌扇逐飛桃帶
轉銀幡小貢輪迴寶蓋高蜘蛛圍露網吳顧免墮秋毫鶯
擲翻紅雪侯魚跳起碧濤春陽噓蛺蝶劉秋冷蛻切螿翠
薄荷分鈿絲柔柳散條青童來降節玉女翳纖翻碎訝珠

胎迸尖愁燕尾翔微茫縈錯落斜隙漏葡萄飴釜空燒蠟
棚山謾結鰲浮塵籠漠漠流水眩滔漭纂綺難為密裁綃
祇自勞婢娟妬清夜蟬竦落晴臯製異宮人綬榮懷學士
綯未曾分寶炬先許照欄袍劇賞尊頻倒窮搜筆屢操盍
簪嘶騷裏奮袖舞豪曹酒促華筵散詩慚白戰鏖時平無
夜禁繁弱且歸歿貢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五終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六

序

洪範定正序

伏犧觀馬圖而畫卦神禹因龜書而叙疇至吾夫子繫易
迺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似皆為畫卦出而
叙疇若無與焉此千歲之下辯議紛紜雖更周邵程朱諸
大儒之論猶莫知所適從也况九疇之傳錯出乎五皇極
之下蔡氏著書竟莫之正是學者不能無惑焉會稽胡君
一中深有得於王文吳三先生之說據其所長而訂正之

後學會稽沈性編校
後學蘄陽李猷刊

分經別傳以傳附經自成一書名之曰定正洪範然後義
理明白脉絡貫通而神禹叙疇之義粲然如指諸掌夫龜
書馬圖自周程朱子固未嘗易置其名今胡君直以圓九
為圖方十為書而畫卦者兼取之以分先後天其亦卓然
有見者哉雖然神聖有作動與天合使龜龍不出於河洛
則卦固畫疇固叙也感麟而作春秋觀兔而知易象交互
理無不在非深於道者其孰能與於斯 變通

易象圖序

清江張理仲純讀易而有得焉於朱子本義所列九圖之
外復推演為圖一十有二以明陰陽剛柔奇偶之象然後
動靜闔闢往來交互變易縱衡上下坦然明著矣或者謂

易之為道幽而鬼神明而禮樂凡天地間事物小大終始
進退得失吉凶存亡之故靡不兼該而具備今欲一切約
之於圖其果足以盡天下無窮之變乎嗚呼君子居則觀
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夫辭精微而難究
象顯著而易明由辭以達象因象以命辭則辭易先後亦
較然可見矣况易之畫取諸天地易之名取諸日月彖取
諸豕象取諸象、固未始離乎易也然則斯圖之作非深
有得乎易者其足以知之哉昔江陵項氏著玩辭以發明
程子之易猶恐有西河疑女之嘆斯圖之於朱子其亦類
是也夫

牧民忠告序

牧民忠告者濱國張文忠公所著書也公以道德政事名於天下其為學則卓乎有所見而不雜於權術其操行則確乎有所守而不奪於勢利凡見諸論議施諸動靜蓋無一不本於仁義之心也故自為縣令為御史為叅議中書為中丞西臺皆即其所行著之簡策有曰風憲忠告曰廟堂忠告而牧民忠告則為令時著也間嘗盡得而讀之廢書而嘆曰是何忠厚之至哉因記弱冠時先子文靖府君語師泰曰我昔在朝當皇慶延祐間人物最盛一時相知固不少然求其志同道合同者莫清河元復初濟南張希孟若也二人嘗聯鑣過我慷慨論議日昃不忍舍去且相顧曰世豈復有相得如吾三人者乎吾三人孰先死則後死

者當銘諸墓使子孫世世無相忘也後三十年師泰承乏闕海憲使而公之子引亦僉司事間語其故則相對悽愴不已遂請此書刻諸學官以視夫牧民者嗚呼數年以來州郡多故黎民瘡痍每思一賢守令以安靖吾民而不可得乃知忠告之有補於世教也深矣使天下之為守令者家藏一書遵而行之雖單父武城之化不外是矣奚漢循吏之足論哉

黃學士文集序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黃先生文集總四十三卷其初藁三卷則未第時作監察御史臨川危素所編次續藁四十卷則皆登第後作門人王禕宋濂所編次也先生之文章刮

瑛齋集卷六
三
劇深雪如明珠白壁藉之縑綺讀之者但見其光瑩而含蓄華
縟而粹溫令人愛玩嘆息之不已而不知其致力之勤用心之苦
也故其見諸朝廷簡冊之記載山林泉石之詠歌無不各得其體
而極其趣以自成一家言不既甚盛矣乎余嘗論之文章與世
運同為盛衰或百年或數十年輒一見焉先生當科目久
廢之餘文治復興之日得大肆力於學以擅名於海內雖
其超見卓識有以異於人其亦適值世運之盛也邪譬諸山川
之風氣草木之花實息者必復悴者必榮蓋亦理勢之必
然夫豈偶然而已哉先生領延祐甲寅鄉薦先文靖公實
為考官於師泰有契家之好其後同居史館又同侍經筵
交誼尤篤比廉問閩南過金華得先生之集於王禘故叙

而授之三山學官俾刻梓以惠來學先生登進士第授將
仕郎台州寧海縣丞歷石堰塲監運諸暨州判官浮沉州
縣幾二十年始入翰林應奉文字尋丁外艱服除改國子
博士居六年以太夫人春秋高乞外補遂提舉江浙儒學
年六十有四竟辭祿歸養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及
復召入翰林侍經筵教告老不許久乃得謝去今年七十
有九猶康強善飲啖援筆馳騁如壯歲云
至正十五年十月既望朝散大夫
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宣
貢其序
羽庭詩集序

赤城黃崑之境有山曰委羽有士曰劉德玄隱居自放不
求聞於人獨喜為歌詩情有所感輒形於言嘗讀孫綽天
台山賦至羽人丹丘福庭不死之句欣然慕之若將有所

過焉遂名其藁曰羽庭及領鄉薦就辟部使者累官省署以安東諸侯則其遊歷益廣造詣益深而羽庭之積益富往、傳誦江海士人之口政譽詩名卓然並高予間得一讀之已知其志之不凡矣今年冬以使過姚江則德玄適來治兵江上一見握手懽甚始盡示其所為藁誦數過為之嘆曰信乎德玄之可與言詩也夫學詩如學仙：不遇不能成僊詩不悟不足論詩蟬蛻汙濁之中神遊太空之表非超然真悟者能之乎德玄不忘乎委羽之山羽人之庭其真有得哉雖然鉛汞之爐支為玉樹黃金出鼎輕若浮塵其得於僊者豈無小大耶得有小大則悟於詩者又豈無淺深耶不明於微不入於道何足以語此或曰李

白詩之仙賀詩之鬼然則果有小大淺深矣他日相見於天台流水間尚當與德玄論之

陳君從詩集序

世之學詩者必曰杜少陵學詩而不學少陵猶為方圓而不以規矩也予獨以為不然少陵詩固高出一代然學之者句求其似字擬其工其不類於習書之模倣度曲之填腔者幾希夫詩之原創見於賡歌刑定於三百篇漢魏以來雖有作者不能去此而他求今近舍漢魏遠棄三百篇惟杜之宗是猶讀經者舍正文而事傳註也蓋三百篇之作有經有緯秩然不紊學詩者於此而有得焉則漢魏諸作自可齊驅而並駕况少陵乎此予之所以久存於中而

未敢以告人者也天台陳君從別十年矣間來三山以所為詩一卷求序其端讀之其聲清以和其律嚴以正儆衆作而不拘一體其度乎有見於經緯之旨者君從於予舊故敢以未嘗告人者告焉君從苟以為然則向之所謂方圓規矩在三百篇而不在杜矣遂序而歸之

鵲華集序

鵲華集者集賢直學士隴西侯李公所著歌詩也公居濟南山有華不注水有鵲湖皆天下奇勝處今其詩多作於四方宦遊地而獨以鵲華名不忘所自也公由中書掾歷官知濟州復彭村孔子廟罷虞城塞河役禱雨祝蝗皆有奇應麥秀四岐穀生五穗專務以德化民終更老幼遮留

以千數後人思之為立二碑頌德一在州治前一在太白樓上轉太史院經歷僉山南廉訪司事辦滑州民父子冤遠近稱神明改僉浙東燕南入拜監察御史出為福建廉訪副使以疾留任城乞致仕進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卒年六十九以推恩贈今官公以文學敬歷中外淑茂而闔閭縝密而精明凡其見諸事業者皆卓然有古君子風所謂歌詩特其餘事耳平生所著無慮千數百篇因離亂蕩失所遺無幾然觀其澹而能華質而能文直而不倨簡而不嗇斂而不拘優柔而有容深潛而有光如卿雲乍舒祥飈至而甘雨隨之也如鏘金戛玉孤鶻舉而鳴鳳諧也如老將治兵不煩號令而士卒進退動合紀律也如龐儒碩彥

禮行終日而降升揖讓自不違乎規矩之間也是蓋本之以道德發之以仁義不待瑀琢剝削而其聲音體裁有畸人寒士苦心竭力所不能至者夫言者心之聲詩又言之工者也不明乎理則龐雜而無叙不充乎氣則歎然而無章理明氣充言雖不期工將不容於不工矣嗚呼公之詩其有得於斯矣乎不然何其溫醇雅正各極其趣之妙也師恭昔在成均嘗與公之伯子監察御史國屏同業既又辱交於季子治書侍御史國鳳而治書寔受詔經畧江南師恭亦以戶部尚書權漕閩海朝夕幸得從事間出公集俾為之序顧惟荒陋何敢承命姑書其槩於首簡

鄭彥昭詩集序

閩海僉憲鄭君彥昭間集其歌詩為二卷題曰行役藁攬轡藁攜以示予予讀之而有以知其心之所存作之不苟也彥昭長身踈髯負氣尚義讀書夫容五嶺之下足跡未嘗一入城府及出則度浙江上會稽涉彭蠡泛洞庭望匡廬九疑之雲登祝融踰嶺嶠以客於南海然後北走曹衛齊魯燕趙之墟以官於京師凡其高深遐遠恠竒壯麗之觀既有以資夫超見絕識而出入禁近校書儲宮我冠珥筆以清百辟以綱紀天下乘風雲依日月凡其卓犖竒偉剛方峻特之行又足以徵諸事業故彥昭之為詩於行役於攬轡隨其所得莫不各極夫趣之遠體之正聲之和焉然則彥昭豈苟作者哉觀其詩可以得其心之所存矣今

彥昭方佩使者印按行八郡廉車所至竒衺屏息識宜日
進業宜日廣他日播之聲歌以鳴國家之治者又不止是
而已予雖老聾尚當為彥昭擊節和之

武經總要序

昔黃帝以兵戰涿鹿湯武以師克暴亂然皆本之以道德
行之以仁義非若後世出竒設伏以變詐相傾覆而已自
春秋戰國干戈相尋孫武吳起之流始各以知謀相角勝
以暴橫相吞噬迨至秦漢以來撰述愈多其所為書見稱
於東方朔者已二十二萬言載之西漢藝文志者至八百
餘卷况歷世漸遠其說異龐雜假托附會固不可究極矣
然握機握符韜畧包桑之著亦未嘗不以仁義道德為辭

也宋皇祐間始大集群書擇其可用者作武經總要前後
二集分門別類更為圖譜以相訂証然後營陳攻守之法
水火器械之制莫不具載國家承平百年是書久廢不用
比年四方多故始下令徵求則江都之梓刻成均之掌故
皆已訛缺而民間遺籍又往往闕不可見有志之士每竊
憾焉高昌鐵君清溪博洽有才以經濟自負其家維揚舊
有善本因兵亂失之數購求不得戊戌之冬以經畧行軍
司馬宣詔括蒼方假錄於石抹申之會調兵不果明年秋
道龍泉得之胡氏鈔未竟而去又明年春至延平郡守周
叔量出示其所藏傳寫幾半值城陷并周本失之及夏至
三山迺得憲使騰泰亨本始為之正訛考謬繕寫成帙凡

諸圖誌悉加彩繪於是斯書遂為諸本之最雖然我世祖
皇帝以神武不殺定天下深恩厚澤洽於民心雖古帝王
之師不能過也今南征北伐兵猶未戢必欲銷天下姦萌
扶天下善類廓清海寓丕變時雍則仁義道德之化固所
當先而幹樞機神變通者此書其可少乎

重刊石屏先生詩序

詩不讀三百篇不足以言詩然多雜出於里巷男女歌謠
之辭未必皆詩人作也詩不盡作於詩人而天下後世舍
三百篇則無以為法者宜必有其故哉詩一降而為楚為
漢再降而為魏為晉宋下至陳隋則氣象萎蕪辭語靡麗
風雅之變於是乎極矣至唐杜子美獨能會眾作以繼三

百篇遺意自是以來作者不能過焉宋三百年以詩名家
者豈無其人然果有能入少陵之室者乎當宋季世有戴
石屏先生者慨遺音之不作惡蠅聲之蠱聽力學以追古
人而成一家言先生於黃巖之南塘負奇尚氣慷慨不
羈南遊甌閩北窺吳越上會稽絕重江浮彭蠡汎洞庭望
匡廬五老九疑諸峰然後放於淮泗以歸老委羽之下遊
歷既廣聞見益多學益高深而奧密故其為詩如逝波之
魚走壙之獸搏風之鵬其機括妙運殆不可以言喻者其
大要悉本於杜而未嘗有一辭蹈襲之嗚呼此其所以為
善學乎至於音韻格律之升降則與時為盛衰有非人力
所能為矣今其詩傳世已久而又八君子為之論著先

生諸孫文瓚校舊本以圖新刻可謂能世其家者予過天台文瓚間以序來謁遂不敢以後學辭而書之首簡先生諱復古字式之石屏其自號云

江淞分省陳都事城海寧詩序

海寧故鹽官縣入國朝以戶衆升為州其後又以潮決南岫州治將盡入於海民吏驚懼捍以數郡之力而決猶不止朝廷遣使沉璧殺馬而祝祭之幸得寧遂改今名大抵境內地下淖沮洳高者又皆沙土故城址漫無存者至正十九年春江淞分省以四郊多警檄左右司都事陳君元禮相其地勢而興築焉君至則集長吏父老議衆持不可且謂役非時君曰諸君言固當然城為民防非徒勞也在

我處之耳明日迺下令聽民自定力之下上以均其徭有不實輒治之并以坐吏於是奸豪懾服貧懦感慰小大相勸萬手並作不數月而堅壁高壘屹然為東南保障矣城既落州之寓公及其大夫士咸歌詩以美之而屬予序其首簡夫重門擊柝設險守固雖古昔盛世不能無者然其所以為固也在得人心而已矣得其心則即墨用之而有餘失其心則函谷守之而不足是故城可以力為而心不可以力致苟得其心則城有不固者乎今海寧城則固矣盍亦思所以守之哉元禮以予言為何如

盧氏紀言序

予以戶部尚書使過錢唐客有高唐盧昇執書一編題曰

盧氏紀言再拜請序其首簡予發而視之則知是書所紀
皆其先世譜牒碑銘墓誌并所得歌詩雜著也蓋盧氏自
太公望諸孫侯食采於盧以國為氏及秦博士教望於范
陽魏青州刺史度世生四子號四房盧氏其後子孫散居
四方至唐而盛為宰相尚書御史節度者幾數百人歷五
季金宗衣冠不絕我朝有三盧氏其在高唐而顯者則諱
顯字仲傑由臺省掾散歷中外累官推茶都轉運使贈嘉
議大夫保定路總管范陽郡侯謚莊惠即昇之大父也莊
惠當至元：貞之間治行風操卓冠時輩故其生而與交
者若永平王公鹿庵雲中李公雪庵東平李公野齋閻公
靜軒王公瓠山徐公容齋申屠公忍齋張公寓軒天台趙
公芳塘洛水劉公唯齋既皆極一時人物之盛及其死而
為之紀事若東平陳公：望蜀郡虞公伯生宛平曹公克
明關西楊友直河東張仲舉新安程以文天台林希元又
皆當世文章之士凡所以褒贈顯揚可謂詳且美矣兵興
以來海內騷動學士大夫流離轉徙其鄉閭墳墓猶且蕩
廢而不能守况所謂圖史文籍也哉若昇者固善為其後
矣然天於莊惠必有以默相之者予於是重有感焉

謝氏家訓序

天台有著姓曰謝氏自其先上蔡先生以洛黨出居是州
子孫散處三童古竹間幾三百年再遷小澧則宣城校官
克家君也君嘗受知於素履鄧先生：五子曰瑾理珪珉

璋理以武功累官行樞密院都事總制餘姚予使過其地
理迎謁甚謹且告予曰理弟兄五人從鄉先生周本道學
甚幸不墜先緒今內外八百餘指合居共爨凡冠昏喪祭
悉遵紫陽家禮而飲食起居之節則又取之浦江鄭氏焉
尚慮行之不逮守之不固也理第珪嘗著為訓請一言以
垂永久竊聞之奔馬之逸御之以銜飈輪之馳止之以柅
家範之放正之以身蓋身猶器也家猶水也器圓則水圓
器方則水方子能正其身家其有不正乎然正身亦有道
矣持之以敬行之以義示之以廉守之以信而又處之以
均平撫之以寬厚則如水之在器雖欲不為圓方得乎夫
操尺寸之度以絜長短而天下之物不能逃者有其道也

昔之人若河東柳公綽東平張公藝九江陳褒滁州李昉
皆治其家使久而不廢亦知此道而已矣今子能正其身
以及其家是猶圓方之在器長短之有度雖欲遠而去之
其可得哉吾知謝氏福澤之未艾也理字玉成負才氣所
至多善政云

中山世家序

中山世家者福建行省平章峇魯乃蠻兼善公族譜之名
也公五世祖丞相忠宣王始封中山故稱中山世家云忠
宣從太宗皇帝定河北有功傳至於今蓋六世矣子孫日
益蕃衍凡為丞相為平章為御史大夫為樞密為將帥為
部使者為監為守者踵相接其豐功偉績固已載之史冊

書之旂常赫然流耀於當世然而家乘紀錄猶或有未備
焉則世家之作可後乎公以軍政民事膠轄之際迺能纂
輯遺文叅互紬繹著為此編其亦真知尊祖敬宗之道矣
師恭竊惟國家右族起自朔方風氣渾厚習俗簡朴其先
世繫官行事往往放失不存雖以淮安忠武王之丕烈且
不能無遺忘者况其他乎至正中嘗詔天下上諸功臣遺
事令下踰年卒不可得師恭時在史館謬當執筆每竊病
之今公之作是書也紀遠者可信錄近者不繁使百年之
澤五世之懿一覽而盡見何其明白詳盡也公間以書示
師恭命為之序師恭因記前三十年公諸父江西平章公
為江浙右丞時獲以屬椽從覲京師繼仕於朝復得數侍

公之先大夫中齋公其於中山王之世既嘗聞其槩矣及
游公之伯仲間則得其事尤悉夫姓氏之別漢魏以來代
有其書迨隋唐而大備自中州至於代北自一字至於五
字凡因官因國因字因名因謚之類莫不具究其源既家
藏譜系復官置簿狀私書或濫則糾之公籍公籍有闕則
稽之私書貴賤等威截然不紊用此道也五代以來茲法
日廢至於我朝奄有海寓姓氏之蕃方之隋唐奚翅十倍
且勲宗德闕類皆不以氏稱其名諱又多複出非假譜牒
圖籍則一代之文獻將何所徵哉師恭昔有志於斯而以
庸文僻學不敢輒專撰述今於中山世家豈惟幸見王門
之多賢庶幾公卿大夫子孫有所矜式云爾

朱氏族譜序

丹陽朱君文瑛譜其家自中奉公而下凡八世以示師表
曰朱氏本春秋邾子之裔子孫失國遂去邑為朱其後散
處沛國永城丹陽吳郡錢唐義陽河南諸郡漢唐之時尤
為顯著今文瑛族出於河南而系於丹陽者以吾曾祖仕
於鎮江歿而葬焉故也甚幸先生賜之一言使吾族他日
有徵焉予迺作而嘆曰古者國有牒家有譜姓氏之紀最
為詳密故貴賤有等宗庶有叙歷世雖久而不紊近代譜
牒殘廢雖大家貴族猶漠然不知所從出致有拜汾陽之
墳稱子騫之後貽笑當時而况閭閻阡陌之人乎今朱氏
譜不妄引於已遠不忽遺於已疏枝分派別原委粲然其

用心忠厚矣使子孫能世守而不失則孝弟雍穆移風而
易俗豈徒行之一家而已哉文瑛字子中歷廉訪宣慰兩
司掾授鎮江路知事泉州惠安縣尹以紹興餘姚知州致
仕云

董母孝節詩集序

至正十二年秋詔太師右丞相道濟公總師南征僉樞密
董鑰仲開寔將侍衛諸軍以從既禡於門入辭太夫人跪
受教太夫人執酒命之曰董氏世受國恩功在史冊女當
竭知盡忠以集大勛光其前行矣無怠及師次彭城復以
書戒曰女能盡忠即盡孝矣慎亡憂老身為也時同列有
以夫人語白太師者比凱還太師以聞上為之嘉嘆旌其

門曰孝節仍賜上尊金幣三宮寵賚有差大夫士咸歌詩
為太夫人壽而承旨歐陽公為之序後八年仲開廉問廣
東道出三山館於郡守喬侯家侯於仲開有鄉里之好平
徐之役又以萬夫長在行聞其事甚悉因請孝節詩刻諸
學官間過予求序其始末予於仲開世為契家而交誼又
厚當太夫人受恩之日既不得歌詩以繼諸公及歿又不
得升堂一奠以盡禮今迺獲見斯文於萬里之外能無惻
然昔王大司馬將三千人在湓城時年已過四十其母魏
夫人教之甚嚴或少忤意即加箠辱故其後勲業遂大過
人今仲開統諸衛軍固不啻於湓城而太夫人手書忠誠
激烈尤有嚴於魏者然則仲開勲業其止於王大司馬已

乎刻詩學官豈徒為母教之勸庶幾為臣為子者有所法
云

張子固功蹟詩序

國家用兵十數年海內騷動迨今生民未休息者寔由議
政之臣首以勦捕而失人心終以招降而緩天討故也蓋
必於勦捕則脅從者無以自新委於招降則怙終者無所
警懼無以自新故人畏罪而志益堅無所警懼故人玩法
而惡益肆比年以來朝廷雖已察緩始之非而更令招捕
矣然而兵連禍結猶未盡戢者招其所當捕：其所當招
是非混淆懲勸失實所以毒流天下如火燎原愈撲而愈
熾如水決下愈塞而愈橫也况七閩去王畿益遠暴將貪

兵毒甚狼虎其魚爛而禽獮者未必皆所當捕姦民黠胥
乘間負險張旗鼓以脅取爵位據租稅者未必皆所當招
是以藩屏之任恒難其人而幕府之職亦不易其選也都
事張君子固之分幕建安也外危於強寇四面之圍內窘
於將帥叵測之患且城中兵寡食盡變在旦夕而子固周
旋委曲勸獎餉賚使二叅政能一心諸將校無異志且招
且捕莫不各當其情卒致累卵之城安如磐石而七閩郡
縣亦賴以無虞者謂非幕府之賢可乎雖然專斧鉞而柄
殺生者其功易定籌策而權可否者其事難子固以一人
之知而行於千萬人之中以一人之謀而出於千萬人之
上不賢而能之乎子固贊佐之功大夫士既詩以詠歌之
吾友揭伯防葛元喆又皆為之序矣予姑即招捕之失書
於左方

燕集滄浪亭詩序

至正辛丑秋八月八日三山書院山長朱堂來告曰明日
丁亥將舍奠於先聖廟請以是日昧爽行禮諸生有進而
前者曰書院在城西門外春秋祀日有司率不共事儀文
簡略弗中令式先生國子師又以尚書使南方當祇謁郡
學不宜拜書院予謂學院皆所以崇報也惟敬之存即神
所在顧何擇哉且司校者方束帶趨事上官苟免訶詈又
何暇知文事重輕耶於是廣信程伯來濮陽吳維清宜陽
夏鼎諸生劉中鄭桓遠定相率謁拜於燕居之庭比至則

建安江晃睢陽趙宗澤上饒張裴郡士周旭與執事者已
儒服序立聽位及入就拜升降進退酌灌興伏莫不肅恭
竣事迺退坐滄浪亭上壺觴既陳籩豆維旅賓主獻酬小
大秩然凡山雲吞吐水波蕩漾淵魚沙鳥之飛潛樵唱漁
歌之互答皆若有以助予之樂者諸生復欣然舉酒曰昔
者守吏徒委事山長山長分微又無以任使令者故儀文
遂簡畧今人人既得各共迺職矣且郡學日出後大府方
列庭下拜即起坐廟門內及有司行三獻禮畢則已辰已
故往弗中令式今又得以時即事矣先生所以惠教諸
生者抑何厚哉况當干戈搶攘之際辱有觴豆優游之樂
詠歌涼風庶幾舞雩其可無一言以紀今日之會乎予曰

甚幸遂合在坐之士凡廿人以常應物齋舍無餘物陶器
與單衾諸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之句分韻各賦五言古
詩一首而予得滿字云

春日玄沙寺小集序

至正二十一年春正月廿六日宣政院使廉公亮崇酒
載肴同治書李公景儀翰林經歷荅祿君道夫行軍司馬
海君清溪遊玄沙且邀予於城西之香巖寺是日也氣和
景舒生物逸遂花明草縟禽鳥下上予因緩轡田間轉入
林塢裴回吟咏不忍遽行及至則四君子已坐久飲酣移
席於見山之堂矣既見則皆執酒歡迎互相酬酢廉公數
起舞放浪諧謔李公援筆賦詩佳句捷出時亦有盤薄推

王右軍集卷六
敲之狀道夫設險語操越音問禪於藏石師師拱默卒無
所答清溪雖莊重自持聞道夫言輒大笑予素不善飲至
此亦不覺傾歌傲兀為之抵掌頓足焉日莫將散迺執盞
斂容而相告曰方今寬詔屢下四方克頑猶未率服且七
閩之境警報時至而吾輩數人果何暇於杯勺間哉蓋或
召或遷或以使畢將歸治法征謀無所事：故得從容以
相追逐以遣其羈旅怫鬱之懷然而謝太傅之於東山王
右軍之於蘭亭非真欲縱情丘壑泉石而已也夫示閒暇
於搶攘之際寓逸豫於艱難之時其於人心世道亦豈無
潛孚而默感者乎他日當有以解吾人之意者矣迺相率
以杜工部心清聞妙香之句分韻各賦五言詩一首而予

為之序

晨起夜坐詩後序

予所居香嚴寺當山門外有古樟盤踞道傍大可百圍相
傳為隋唐間物其根魁然突出者若磐石平布可列坐十
許人樹南有小石橋：傍兩闌衡廣亦可坐五六人昕夕
輒與諸生出坐樹下客有程伯來吳志夫張仲純亦時來
相與憩息焉樹雖甚大而輪囷擁腫中空液縹不中繩墨
其枝柯亦卷曲禿缺摧朽無所用獨其粵拏條達旁出蒼
翠翳鬱陰翳猶可蔽百餘步遇風從山下回注盪激則蹄
股交戰鼻口怒號喁然于然與橋下水聲相觸澗：然若
雲詭波譎而蛟龍神之也予嘗賦晨起夜坐二詩以寫其

幽深瑰竒之過矣伯來問顧予曰是若無所用者子何得
焉而愛之甚也予笑曰樹在官道傍得不辱於斧斤以幸
全其天者非以其材之無所用耶以其無所用而人因得
以蔭以息且耳其聲以為笙竽然則果為無用與果為有
用與今吾數人者盤薄偃蹇以自鳴其鳴又果異於是與
伯來曰有是哉其於地則不輟於人則木鷄於才則槩株
裾是名杜德機德機為道樞道樞為天下谷：則神矣非
無欲者不能觀其妙請書以為序

送謝元功東歸序

至正十九年春正月予自政府退坐吳山之仰高亭客有
竹冠芒屨衣不掩骭直前長揖而問曰遊先生之門者亦

嘗有瑰偉倜儻拔出之士乎予愕未荅而心固已竒之矣
既坐意氣軒：然愈若自得問之則上虞人謝姓甫名而
字元功也居亡何予奉詔漕閩廣粟當泛舟大瀛海予笑
語元功尚能從吾遊乎曰大丈夫觸蛟龍犯風濤如行衽
席上况南颿蹕順一息萬里哉遂同載至海昌屬海上多
警因畱居州之北郊且六閱月矣元功日執經問難上手
低面躬：無違禮凡一詩之出一文之就與之折衷論議
必當於理迺已有不當則赤面汗背若抱大慙違：焉廢
寢與食一日從予步出東海上元功執策而跪進之予謝
不可則拱立道左執弟子禮益恭夫元功方軒：負氣一
旦歛退若此於是知元功果竒士也少間慨然曰肅始辭

吾母而西遊自謂一見丞相白事可以休兵息民以安東
諸侯今不遇猶望歲大比一薦於有司因之待詔金馬條
策大廷揚英吐竒為國大利又不遇比雖幸察薦於御史
執政者皆非吾之志也不意得拜先生依光道德刮廟搯
擢以為文章自顧其中之所得充乎其有餘雖不遇猶遇
也縱遇其得孰多於不遇乎肅歸有以見吾母矣請辭先
生以東予固留之不得迺載肴崇酒而酌之曰士君子生
於斯世也讀萬卷書駕萬里車將以廣吾業行吾志也然
其出也必以時其進也必以道出非其時而進非其道雖
位食五鼎身縮六印其天爵之貴蓋無幾矣元功一不遇
於丞相再不遇於有司又不屑於御史執政之察薦翩

然而起浩然而歸若生駒健鵠不可控搏豈不真竒士也
哉今元功之歸其鄉也於山則有兩眺四明百樓五癸蘿
崑金壘於水則有曹江王帶夏蓋白馬其於人也政事則
朱雋孟嘗文學則王充魏朗邯鄲淳蔡邕諸虞德望則謝
安王羲之忠義則李光劉漢弼孝行則曹娥朱娥僊人則
魏伯陽劉綱其他才行能之士固不可以一二數也且
地氣完密而淳厚多古先聖王之遺跡泛虞江而感重華
陶漁耕稼之利登禹峰而思玉帛萬國之同近不出乎百
里間而上下數千載可一覽而得又何必足跡徧寰宇哉
况韜晦以俟時優游以養老尤君子所當慎重乎昔在虞
夏之世有君疇務光者不臣於天子不友於諸侯不出則

已出則必為帝者師在商周之世有伊尹太公望者躬耕
畝畝漁釣水濱非天子致敬盡禮不輕於自用、則澤及
四海功流萬世此其人皆傲視宇宙齊光日月豈肯降志
辱身以就一切功名耶及道與時行則天下之重任自有
不得而辭者元功亦嘗抱膝以慨想高風善政於百世之
上乎吾知元功翩然之起浩然之歸庶幾有見於此者不
然出則為操瑟齊門處則為終南捷徑於道於時果何如
也元功不以此而易彼吾將見千駟之乘萬鎰之金交聘
於越東之野矣然則今日之遇豈少於向之不過哉予雖
老尚有望焉遂序以別

送趙木仲東歸序

永嘉趙木仲故字宗王諸孫美鬚髯個儻負氣與人交一
不合即赭容怒去獨從見山葉先生游最久葉之學出於
絅室梅先生梅之學出於北山何先生而何寔本於紫陽
朱夫子故其所得具有師法嘗以易詩教授荆揚間從之
者甚衆或勸之仕輒笑不荅未幾河南釁起王師徂征木
仲幡然起曰吾尚能坐視生民塗炭乎遂扣軍門手畫十
餘策主將竒之而不能用木仲裂策投地曰是齷齪無能
為者不去將及於禍急絕江南還所過諸將莫不奔走迎
謁開壁設座北面師事之凡用其策多竒勝御史部使者
數論其有文武材宜用如詔書事上丞相府超僉浙東宣
慰司副都元帥兼治縣慈溪大夫士爭走賀之木仲抵掌

大笑曰諸君以吾得一官為榮耶吾即榮一官當國家治
平時視軒冕富貴猶且泥塗而土苴之况今毗隸廝役皆
得取穹爵厚祿馳騁車馬以相雄長曾謂趙本仲辱與若
等伍耶吾將掉鯨海之月攬鴈山之雲濯纓長流掛巾絕
壁與高人隱士箕踞放浪以養吾胃中之浩以俟夫朝
廷治化之清顧不偉歟吾誠不恐以七尺之軀狗斗升之
粟糾纏膠擾於是非榮辱場也於是大夫士咸知本仲之
出非為身謀退非果於忘世相與酌酒賦詩送之浙江之
上酒酣詩成悲歌慷慨衆賓屬予序以別

送金仲達御史序

國家以豐爵厚祿網羅天下才俊其途固不一而得士之

盛則莫成均若也至元大德之間秉鈞軸握樞機卓焉以
功業自任者不可勝道况自皇慶延祐以來大開文治群
材輻湊其得士之盛何如哉至正中予為司業一載每見
諸生升降揖讓之次講道論德之餘或雍容溫雅粹如圭
璧或磊落瑰偉燦若珠璣或迭宕奔逸若神駒脫轅不可
羈絡或英厲奮發若鷹鷂驚鳥橫飛疾擊凌霄漢薄四海
而莫之能控焉者固已自竒而心許之十數年來盤薄江
海諸生之動靜邈不相聞然未嘗一日忘於懷也去年冬
奉詔董漕閩南道過餘姚適驛報御史至名聲籍甚問之
諸生亦不刺金仲達也未幾予至三山明年春仲達亦來
始得相與道故舊審出處迺知向之所與遊者皆歷華要

登臺閣赫然為時名臣仲達學贍而才富貌溫而氣剛砥
節礪行尤自樹立如予前所論者蓋兼有之方今海內多
故干戈未息東南諸郡遠在海隅凡軍政之不脩官刑之
或闕吏弊之太甚民病之已革大奸大慝之未去御史皆
得而按之然數者之失其來久矣非可以一旦威制而力
勝之也其亦周旋咨詢宣道上意使人人知尊君事長之
道先義而後利徇公而忘私則三軍之於將帥如手足之
捍頭目庶民之於官府如子弟之趨父兄善者知勸惡者
有懲矣仲達其亦勉旃予雖老至元大德之治尚有望於
諸君焉

送鄭居貞之建安序

夫君子之進於學也必慎其擇專其志厲其行持之久積
之深養之厚然後義精仁熟幾應於中而處天下之事不
難矣新安鄭生居貞從予遊者再期每有問焉未嘗不即
是以為教而生猶若有疑焉於其別復申之曰子亦觀於
舟乎其膠也前不能以尺寸及水至風順蹕千里在瞬息
車之尼也鞭箠泥淖終日疲於跬步及走康莊注峻坂雖
雷轉飈驅不足以喻其快豈惟舟車哉弓之張也矢之激
也戶之運也橐之鼓也水之決也火之燎也鳥之遇順而
魚之縱壑也此其神妙不測何如耶是必有其幾矣幾應
於中而事物之來如持衡懸鑑隨其長短輕重小大妍蚩
無不各當其情而養親事君居家治民之道舉不外乎是

矣然擇之不慎則邪說足以干正志之不專則事或分於外誘行之不屬則往一篲而虧半途而畫又烏能進於聖賢之域哉就有所進則亦安於一才一藝之成狃於一善一長之得而非明體達用之學也居貞厚養而深積持之且久庶幾義精仁熟隨其所遇見之無疑而用之有餘矣所謂舟車也弓矢也戶運而橐鼓也火水與魚鳥也其幾一動蓋有浩乎其不能禦者即欲自己得乎雖然予言止是矣生今往建安建安朱子之國斯道之統寄焉休風善教必有存乎人者生更有得則還以告我

送劉中守僉事還京師序

予聞天於瑰偉卓犖峻特之士必有所抑遏摧沮頓挫而

後志專學力奮焉有為以大其業而張其名不然其志不專其學不力雖有瑰偉卓犖峻特之士業不大名不張也西夏劉君中守以善書與脩經世大典由郡文學辟東曹掾累官宣文閣博士工部員外郎比年四方兵起天子以閩海道遠守吏失職遣君浮海持節僉廉訪司事既至行按建寧邵武二郡時二郡大盜壓境民方苦暴斂君所過召父老慰問疾苦布宣德意至為之感泣然君性外慈內剛有不直輒攘臂挺起正言不顧用是多與人齟齬不合久之竟以言去君闔門愈自刻厲讀書窮日夜不已興至即賦詩寫字或援筆畫山水意趣天出雖疏食屢空泊如也若是則中守得以專志力學於抑遏摧沮頓挫之餘矣

天果以是大其業張其名耶夫克敵之將每勝於幾危狗
國之忠恒信於孤憤故善學之士亦往：得於困心衡慮
焉然非確然有以見天下之理即其所遇而無不安者能
爾乎吾於是益知君之果為瑰偉卓犖峻特之士矣今復
將涉鯨海之濤酌燕山之月以遊於京師其必有所遇也
哉於其行序以別

送許存衷赴漳浦縣尹序

往予在史館與應奉程以文交最善一日以文以客來謁
曰此漳南士許存衷慷慨負氣讀書知古今善騎射李至
甫反南勝守吏多望風遁去將帥擁兵不進存衷率其鄉
義士數百人導官軍直前大呼連奪其數砦賊勢不支以

功巡檢定南今受命南歸願得一言以贈予作律詩一章
遺之後數年代祠漳南詢其人不得又二年廉問閩海求
之又不得今年分部三山存衷始以向所遺詩謁間語及
京師故事恍然如夢覺而醉醒也存衷豐頤美髯沈毅有
謀因薦之經畧李公俾令漳浦將別復求所以相其行者
予聞漳在閩粵極南漳浦又漳之南山谷阻深民獠雜處
比年強橫繕甲兵據租稅與吏抗吏既不禁反相為漁獵
子家龍谿漳人也令漳浦又漳屬也固為難治矣然而民
情物理子所周知饑渴之餘易為飲食子能以向者勇義
卻賊之心為今日施惠保民之政處之以廉賦之以均燭
之以明撫之以寬而又將之以不欺行之以無倦則民有

不被其澤者乎古者治郡曰牧治縣曰宰牧若童豎於牛
羊飲齧卧起隨其所適宰若慈母於赤子癢痲疾痛同出
一體蓋令視守尤近民也子果爾漳民雖強橫其敢不率
令治乎

送朱元賓赴南靖縣尹序

君子之用世得百里之國而治之使其民出租稅勤役作
以供公上而無愁苦嘆息之聲亦可謂賢大夫矣况處炎
荒萬里之外其治理卓然有譽於人哉興化縣尹朱君元
賓調官南靖將戒行凡交於元賓者皆謂南靖在漳南一
百二十里自李志甫魏梅壽相繼反其民習戰鬥操強弓
毒矢出沒山谷無時尤難治况近年強暴各以力雄鄉里

少不合意輒嘯呼殺人縣令莫之誰何元賓豈宜輕身入
其地耶予曰元賓之贊番易也長吏稱其能幕府服其行
士民懷其惠其在興化興化之人莫不父母而神明之去
之日老幼攀號擁馬不得行部使者課治行為閩海縣令
第一向予分部董漕以亭民歲給工直恒半入奸吏橐白
金數千鎰俾元賓往給之元賓至則躬詣諸場雖一錢必
手授飢則出裹餌取水咽之去場民嘆曰我等煎鹽老矣
今日迺盡得官本雖勞無怨也元賓之才若此南靖雖難
治吾知賢大夫施於政者恢恢有餘刃矣雖然民猶魚
也水清而魚不撓則魚得遂其性元賓亦不撓其民使皆
如魚之在水且將予而來輸租稅服役作更相勸告以

保其子孫全其生理之不暇又肯操弓矢出沒殺人以違
縣令教乎近制縣令以治行聞者輒拜御史元賓將被顯
擢矣宜速行無惑

送翟終吉還南臺序

世祖皇帝統一萬方既立御史臺以正綱紀又置兩行臺
以分總其治而在江之南四省十道惟湖廣所部去王畿
萬里近雜大理烏蒙白霄谿洞諸蠻外與交趾九真日南
番禺相屬其人輕獷好鬪苟委任一失當則悖亂蠶起朝
廷每三歲一遣使者即其地與藩臣課吏殿最而上下其
秩仍分遣南御史一人臨蒞之所以嚴黜陟示懲勸也比
年兵興道梗使者之至久闕焉至正二十年天子思念遠

人久罹荼毒求賢守令撫安之迺詔使如故而御史之選
實當月君德明御史曰吾職也不敢以地遠辭然非有良
佐史不可迺選於衆而得翟君終吉以經學傳律令
檄既下慨然曰吾得與御史持節駕驂衝涉萬里鯨濤以
望三韓之國臨百粵之墟然後踰嶺嶠上衡嶽浮沅湘以
宣王命而揚風紀之威顧不偉歟既至閩廣之交山夷島
寇連絡海上出沒叵測數進而不可得則又曰吾聞大夫
出疆得專命况御史哉湖湘雖未能卒至其他背法傷理
以毒吾民者多矣獨不能盡吾言以伸鬱鬱無聊者乎於
是即所聞見輒白御史哉貪暴植良善凡有利於民者莫
不殫力竭慮務於必行閩以南大夫士咸曰賢哉史也吏

中外者皆斯人若風紀有不振揚者乎遂相率歌詩以餞而徵序於予：謂惟仁人而後得好惡之正或及其所欲以拂其性雖脅之嚴威而民不從終吉何以使斯民倦、不忘若此乎是蓋能得好惡之正矣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吾於終吉三誦焉

送周克復歸省序

番禺周克復故贈翰林侍讀學士蘭屋先生之孫今江浙行省左丞伯溫父之子也克復由國子生給事江西省以湓城錄事從楊將軍戰毗陵有功判建寧府：當江東西之衝控扼兩關與賊連歲接戰克復主運餉不絕及圍城兩月克復又分守建安門一月礮着首腦裂血被面死昇

歸踰時迺賊既退衆皆以次受賞克復獨謝去省其親於江浙道出三山謁予城西香巖寓舍予與伯溫生同年居同里仕同朝而侍讀公又與先學士交誼甚厚於克復行其能已於言乎夫士大夫之所以異於人而重於天下者道德文學功名其次也不以道德文學自勉而徒取功名猶為不可況齷、求富貴者哉比年海內多故廝役推埋之徒崛起行伍佩通侯上將印署文書輒生殺人服阿錫珠璣騎啣膝從駢脅弩矢握刀以相雄長者踵相接克復世家子迺欲以其所不能者與若曹爭能歛面低首蒲伏承順以出其下風其輕重得失果何如也今克復能於此時慷慨自退以歸壽其親亦庶幾不為富貴功名所搖

動矣雖然富貴功名在乎天道德文學由乎己勉其在己者以俟其在天者斯古之士所以卓然超出乎千萬人之上而傳之千萬世之後也克復其亦思所以異於人而重於天下者哉

送蔣廷學調江浙省椽序

毘陵蔣廷學以恭慎厲行婚于錢唐管左丞之門左丞諸孫叔堅赴福建行省理問官廷學從以行因得給事大府明年叔堅擢員外郎廷學遂使於朝以浮海功主簿興化之仙遊縣又明年叔堅拜南行臺御史廷學亦改授福州錄事大府惜其才之隱於下寮也辟椽幕下甫三閱月慨然嘆曰夫人之所以出而仕者亦欲少行志爾苟志不行

猶望斗食以養吾親今吾親遠在數千里外而吾迺不能具甘旨為朝夕供雖得祿奚為哉即日白請歸以便養大府嘉之調江浙丞相府將治行聞大夫士咸歌詩以餞請予序之予時亦將北行顧惟曠歲遼隔不得過家上冢以慰問鄉里而廷學迺先吾歸日奉卮酒以壽其親於西湖六橋之間獨何得於天者厚與且予與御史交甚契故知廷學為尤深廷學外若怯懦中實秀發善書能詩吐辭輒出人表可愛也昔漢諸曹掾有位三公者廷學得以所能上下古今得失與丞相論可否則又豈不能少伸其志以行所學乎毋徒諉曰吾歸以便養而已試以予言語御史何如

送脩敬宗序

予始至京師時東平諸公能言金進士脩君為郡幕府有文學政事後又聞其子謙舉進士判沅州孫思善教授益都儒學皆克世其業思欲一交脩君家而不得兵興以來南北道阻自謂文物遺獻若脩氏者可復見乎至正辛丑秋福建行省左右司員外郎管君叔堅拜南行臺御史其冬有掾乘傳來迎間過予城西寓館坐而問焉則名德字敬宗脩其姓東平其里也予駭然曰子豈金進士脩君諸孫耶敬宗始具道其先世叙歷使予數十年向慕之私一旦若行空谷而聞足音之楚然適故都而見流風餘韻之存也敬宗由昇宣兩郡功曹江東西憲史辟今役長身魁

貌善為恭謹歎為常自退遇不直輒奮起不顧每與御史論曰御史所執者法也法張則治法弛則亂今法弛久矣御史將執法以行權其在自治乎自治嚴則人知畏人知畏則重為惡重為惡則刑罰清而德化行盜賊不足平矣御史謂敬宗言然當共勉之予既辱知御史久茲又與敬宗交聞斯言也寧不重為之慶遂書以別

送曹季脩赴建寧路儒學教授序

上饒曹君季脩將教授建安其友人清江張仲純編求三山諸大夫士詩以為餞且過予曰季脩昔長樵溪書院時於僕有交游之好其情懇款篤至好學善讓使人久而不能忘也今且別去先生幸辱教之庶其有所勉焉予久未

有以復而曹君遂行既而寇圍建安道阻不相聞者數月
仲純每見輒以是為請及圍解道通仲純又請予惟仲純
信士季脩能得其心若此則其人之賢可知矣我國家統
一海內首崇學校以屬風化州郡咸設教授其職視前代
為益重然而典州郡者亦嘗知教授之為重乎為教授者
亦自知所以為重乎不知其為重故州郡輒以屬視教授
不自知其所以重故教授亦甘以上官事州郡此學校所
以日壞而風化所以日隳也蓋詩書禮樂教之具也仁義
道德教之本也舍詩書禮樂而專錢穀舍仁義道德而尚
辭章教授其復能自重乎教授既不自知其重而州郡又
安知其為重乎况竊錢穀以苟餽餼委辭章而事佚游者

哉於是勾稽出入之防愈密奔走逢迎之禮愈謹而先王
建學立師尊賢養老之意遂不復振矣雖然建安朱子講
學之地東南鄒魯也其典郡司校者宜皆知所以為重而
無向者之患矣今予猶諄諄為季脩告者嘉仲純之請篤
朋友之義也

送忽都不花右丞赴京師序

江西既陷之三年為至正庚子民吏多間道來輸誠款省
臣以聞朝議擢宗正掌判高昌忽都不花伯英君為右丞
以佐克復之任時其母夫人年已八十義不可遠去伯英
以方鎮事重即日陛辭浮海南來冬十月至軍中與平章
沙公定出關計明年二月次延平而賊帥鄧克冥已入據

邵武勢方張君謂平章曰陳友諒以荆襄獠狡之衆據有險要而我欲以千百罷弱之卒制之且弓矢甲冑靡復餽糧悉無所具此無異驅群羊以逐虎狼也夫江西七閩寔為唇齒其民逃避者散在諸郡苟江西不可復則七閩亦不能守若并兩省而一之董之以重臣資其有以給思歸之士庶其可濟乎平章曰右丞議是迺條具其事俾君上之朝或曰君期月之間再涉鯨海得無賢勞乎君方慷慨談論殊無難色且曰向也以國事故不得顧母今也以國事入奏因得拜吾母以遂吾私又可以賢勞辭乎予迺慨然嘆曰伯英真忠孝人哉其於家國可謂能權其輕重者矣四壯之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既嘗為伯英重油

然之思矣其卒章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則吾人豈不預為伯英喜乎三嘆之餘書以識別

送興同都事北還序

至正二十一年秋廷臣言閩海遯在南服將吏或不能上體聖天子、惠元、之意使山野愚民冒犯鋒鏑無以自新迺遣集賢院都事興同奉詔航海以明年春正月朔旦至閩君既布宣德意遂館於城西大中寺泊然自持非其人交燕飲不合義即卻不赴日與布衣常帶士論今古得失人物臧否由是閩人爭譽君一日客稱鄭生者言向有高昌崇福奴婿予家曾遺其大父別都魯迷失北廷都護宣命勅牒凡五道崇福奴死久矣君高昌氏亦嘗識其

人乎君惕然起曰崇福奴於吾為從父都護則吾曾大父也昔所受命寔在至元間我先人求之三十年不及見今吾幸得之於炎荒萬里之外顧豈偶然哉迺請而藏之間出以示予、惟人子之於其親也見几杖則敬見衣服則悲見枯捲琴瑟亦莫不致其依戀愛慕之思况龍章錫命世澤之所存哉今君之為使也既能敷揚國命以無愧於職事又能盡得先世故物歸以告之祖禰慰宗族傳之子孫非其忠孝之實感動乎神人能至是哉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予知君之有以世其家矣君之還閩大夫士皆歌詩以為餞因書之首簡以為序君字道遠石林其別號云

送李尚書北還序

閩粵諸郡阻山岸海租入之數不當東吳一縣其民終歲勤動僅足給食而公私所資悉倚鹽賦比年橫兵蠶起斂攘成風大者據州縣小者雄鄉里其入於官者蓋益鮮矣朝廷以海漕間不如數迺遣使榷鹽易粟以助京餉然金革傷殘之餘急之則民困而變生緩之則吏懈而事廢其為使者不亦難乎自非行信於上下而譽交於中外其克稱是選哉至正十九年予以謗材謬膺茲任明年稍更定其法民雖稱便亦不能無忤於貴家巨室焉其冬有旨罷分部仍以榷漕屬之行省又明年畿甸大稔始議以鹽賦十之六雜易一切供上之物於是河南李君彥聞實以戶

部尚書以來君既至則嚴法以防奸市平估以通懋遷遠
近聞之商賈交集不數月得綾絕錦綺繒布絲菜十數萬
將以今年五月浮海還京師遣予行先於君迺過君別而
為之言曰君之材過予遠甚且君在朝久上下信之中外
譽之嘉聲令望卓然見推於一時是宜君之個儻磊落果
於行而無所嫌畏也雖然君之所以自任與朝廷之所以
任君者又豈止是而已哉凡官政之緩急民瘼之重輕守
吏之臧否將校之勇怯山川地勢之險易人物風俗之澆
醇宜皆有以復於君相者方今中原底定奸宄悉平立經
陳紀更新治化君其可得而辭乎

送翟生北還序

戶部尚書河南李君彥聞使閩海遣其甥翟允學來從予
游予謂生將淬厲以為文耶則尚書方馳騁汗漫以鳴於
時將博覽以為學耶則尚書方貫穿閩衍以揚於朝其或
出此而猶欲鉤玄摘竒以求合所司幸甲乙之選則又尚
書之所已能者今生之來學也亦何所見而取於予哉生
默不應惟日閉門西廡下取經史諸書晝夜誦不輟間有
問則超然出人意表予於是知生之得於尚書者亦已多
矣居數月予與生皆有遠行求一言以為別迺告之曰孔
子之道載之六經朱子之學著之四書其本則道德仁義
其用則禮樂刑政生欲正其本以達之用無亦先明乎四
書之旨以求六經之蘊乎六經既明則學益充而文益粹

豈徒決科有司以希榮一時而已雖推之經綸參贊豈外是哉然朱子之學寔得於河南二程夫子二程之遺書具在生河南人也歸而求之有餘師矣予豈復有益於生乎哉試質之尚書以為何如

送王仲弘歸建安序

予之僑於城西香巖也七閩之士多來見、必有所挾焉或歌詩或文章或書或畫或醫卜陰陽之屬莫不軒、然有自得意最後王生來謁問焉則志道其名仲弘其字建安其里也獨恂、畏謹上手低面歛然若無能者然一聞事不直輒赭容爭辯不少讓時予東軒有故書敝畫堆積几上生指顧曰是何散逸而不之理也吾為先生裝潢之

可乎予謬應之生即抱置別室閉戶數日則向之故敝散逸者皆籤軸題識一新矣予因問生方績學礪行以求聞於時又何暇遊心於茲藝乎生笑曰先生知吾者乎吾聞儒者之道高明而廣大奧密而精微既非吾之昧、者所能知而今之仕者率多脂膏苟祿以幸免禍而肥家吾又豈能舍垢忍恥與若曹伍哉且九流百家之技去儒者之道益遠又非吾之所屑為是以因其藝之近而衣食其傭有餘則以遺飢餓疾病之遇諸塗者不使留銖錢禽粟以累吾之心也庶幾於己無甚勞而可以養吾之生於人無所求而可以從吾之志吾之所以安於茲藝而不辭者蓋不恐以彼而易此也予廼作而嘆曰仲弘其知道者耶何

其善於擇術也宗清之醫利於報承福之巧賤且勞孰仲弘比哉於其歸序以別

送曾仲衍之平陽州同知序

平陽州同知曾衍奉寬卹之詔自直沽浮海至三山既事將赴官予適應召北還偕至連江之上拱而請曰衍無似向從事江西行省承檄諭賊盱江被執械繫數月既出倅南恩以使來閩者二年矣比浮海至京師以功佐是州惟是多艱未知攸濟願得一言以為勉予以薄遽辭則其請益勤迺酌酒於道而告之曰仕必論世也則子之先文定文肅文昭三公名於前恭預僉憲二君繼於後以言乎學也則學士虞公恭政危公為之師而凡與子從游者亦莫

非賢大夫士其於聞見所得既多宜無復有為子告者矣且自用兵以來豪橫蠱起據郡邑以私天子之賦稅者比比皆是雖臨以將帥監守之重猶不少伸其志况同知寔州佐者乎為州佐而志不得伸則吾又何以告子哉然聞平陽大州也其治並海而阻山其民勤生而好義比年又得周君宗道為之理因民心以綏其下節軍用以供其上子誠能不易向者艱難堅苦之搯而又施其所得於父兄師友者為之政不矯於外不欺於內使此心之微可以交於神明而白之上下則雖文定之道德文肅文昭之功業皆可漸致矣又何往而不得伸其志哉他日試持此以見危君未必不以予言為然也

贈醫者蔡德芳序

福建行省理問吳君間過予請曰醫者蔡德芳善療小兒出入吾門凡所治投匕劑輒愈數予之錢辭益以束帛又辭強所欲則曰願得貢尚書序吾醫然不敢請也吾諾之甚久先生能為僕遺之言乎予曰德芳知予哉予聞醫不通神不足以為醫甚矣醫之難言也况嬰兒在襁褓中腑臟之未完脉理之未充血氣之未實口不能言遇疾病徒以意取之一或不當則失治矣故諺有之寧醫十大人無醫一小兒古之善為術者無過扁鵲其過秦知秦人之愛小兒則為小兒醫然則小兒醫其始於鵲乎鵲之為醫也可謂神矣史記載鵲遇舍客長桑君而奇之授之懷中之

藥飲之上池之水自是眎病盡見五臟癥結後之醫者復有如鵲者乎鵲之書既不傳近世若俞範王徐孫崔張劉錢陳諸君所著少小蒸變宮氣玉匱金鎖寶鑑之書其為術雖去鵲遠然又豈無獨得之妙乎德芳醫小兒往々獲奇効宜亦有得於諸君矣吳君曰吾嘗聞德芳之言夫病與藥值則惟用一物固不在記覽齊和之多也吾亦疑吾心精吾思使意運於物之表故幸而中焉爾吁德芳言若此其果異於人哉因吳君之請遂序以遺之

送心泉上人還福州序

予既分部畢事休居福州西門外鳳凰山之南山南多浮圖氏宮其徒好事者聞予嗜幽遠而樂閒曠也往々躡屨

褰裳以來相從而予亦愛其人之不規、焉為事物之所
羈束遂相與窮高極深探竒搜隱望雲鳥之往還俯淵魚
之游泳或蔭樹酌泉或掃花坐石箕踞笑傲盡日迺去久
之有僧稱心泉者持詩一章來謁問之則長樂儒家子姓
魏氏其先本浮光人高祖勗登宋進士第官至太常卿曾
祖一翁累官知制誥心泉兄弟五人而三為浮圖學心泉
季也象山秋谷其師怡山方石其祖今以書記主仙宗之
塔寺予於是取其詩而讀之音節幽遠志意閒曠超然之
得若有契予心者故於諸浮圖中尤深受之予間有作輒
出片紙錄去居歲餘其勤如一日及予治任北歸心泉遠
餞於連江之邑登崇山度長溪睥蘭潁汗殊不以為勞既
別復留徘徊顧瞻若不忍頃臾暫去抑何其情之厚也予
再居閩幾三年凡見道路設祖帳觴豆以為餞者非其勢
相壓力相制則其情愛狎昵之私有甚不得已焉者舍是
則漠然若不識矣孰能慷慨重義氣執杯酒走數里為別
哉心泉學浮圖者其於人初無與於休戚而情之厚迺獨
異於是其果不為薄俗之所移乎其果墨名而儒行者乎
遂書以為別

送元舜宗堯二師歸浙東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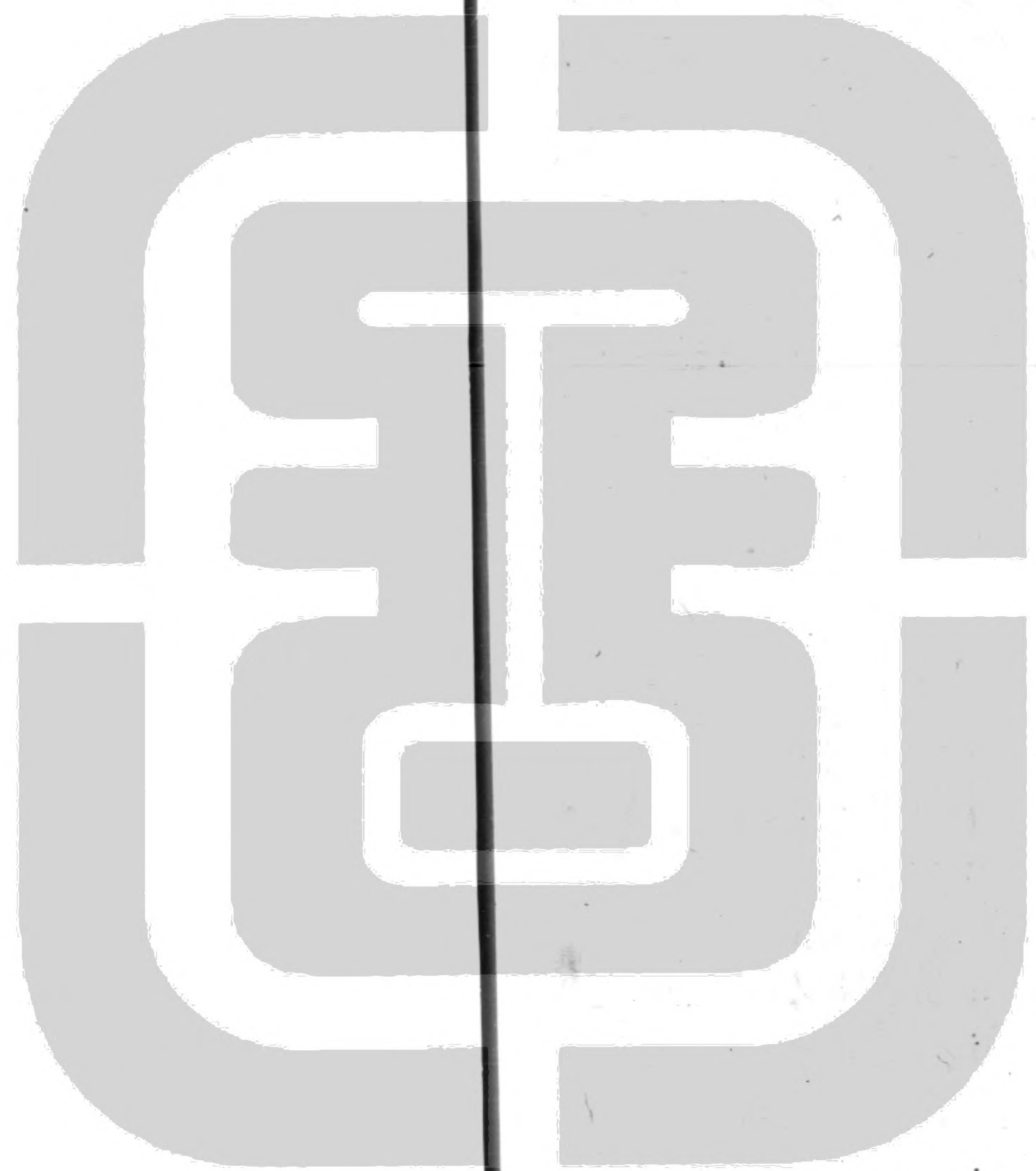
至正壬寅夏予自三山被召還京師道出四明凡方外之
士以詩文名者莫不來謁而定水復禪師延慶貴禪師相
與尤勤合最後天寧慧禪師率其徒來請銘其師攷舜田

之塔適予治行不果為明日解舟至餘姚之廟山見二僧
來前問之則攷弟子元舜宗堯也首以塔銘為趣予謂時
方盛暑日如熾輪子何必觸熱冒險而遠行耶秋深氣清
候予文成當副所請二師俛進曰此來必得先生文迺歸
及絕海抵錢唐皇岡之野二師亦復繼至予既寓海村卧
病兼旬客多謝去而二師日款門請益堅乃力疾為之銘
而出見馬將別二師復請曰銘固幸矣先生獨無一言以
賜我乎予嘗過會稽雲門天台鴈蕩天童育王諸山徘徊
瞻眺見浮圖大刹往來猶多晉宋梁唐以來題志而故家
巨室不數百年彫謝銷落殆無存者天於彼此豈故有厚
薄哉蓋浮圖氏立志堅勇有不為則已為則務於必成亦

有嗣法者行同心一故能立大功成大事雖歷盛衰萬變
愈昌熾而愈無窮也予於二師之請銘益有所感矣

光緒戊子湖州陸
心源捐送國子監
之書置臧南學

四庫全書



卷之四